

大周末hotspot

Let's Black

2011.12.08~2011.12.21

第25期 总第113期

定价: RMB ¥5 HK \$10



张洹 | 隐性黑是另一种高明

时装尚黑学

摇滚狂潮下的暗黑精神

ISSN 1009-8836



9 771009 883116

《问孔子No.2》装置(硅胶、铁丝、亚克力) 尺寸不一 2011
孔子学说历来命运多舛, 古有焚书坑儒, 近有“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 即使到了现在中国, 仍然对孔子思想之复兴有众多争议。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今天, 重新认识孔子及其学说是否还有意义? 就像我们看到的这尊雕像, 是正在沉下还是即将浮出, 不得而知。



个人简介 张洄 当代艺术家, 1965年生于中国河南安阳, 现工作、生活于上海和纽约。1990年代活跃于北京, 是中国前卫艺术的代表人物, 主要从事行为表演艺术。代表作有《12平方米》、《为无名山增高1米》、《为鱼塘增高水位》等。1998年移居美国纽约并成为从事多种媒介艺术形式的全职艺术家。在世界各大城市做艺术表演项目, 代表作有《我的纽约》、《家谱》、《和平钟》等。2005年在上海成立了张洄工作室, 不断拓展艺术创作的形式和边界, 所创新的香灰画为艺术史增添了新的画种, 牛皮雕塑、门板木刻、羽毛版画等艺术形式都是张洄的首创。张洄的艺术作品广为国际各大都市的现代美术馆和艺术基金会收藏, 其中包括纽约的现代美术馆、古根汉姆美术馆、大都会美术馆、法国蓬皮杜当代艺术馆、上海美术馆和麦克阿瑟基金会等公共收藏机构近60家。

张洄 隐性黑是另一种高明

编辑、撰文/崔春 设计/高洁

也许是当年他浑身涂满蜂蜜让苍蝇叮咬、与鸟儿共处一笼让鸟儿雕琢他身上洒着的种子这样的作品太让人印象深刻, 不管别人说现在的他有多温和, 采访前, 我对张洄的印象仍停留在“一个具有暴力精神的行为艺术家”上。10月15日, 在《问孔子: 张洄个展》的开幕式前见到了张洄, 他将巨大的孔子肖像搬进了上海外滩美术馆, 用向孔子提问的方式, 同时向人类发问。张洄其实并没有变温和, 他只是学会了为他人考虑和只对自己下狠手; 他的作品也没有变温和, 依然透射出一股子拙劲与狠劲。原来, 有一种成熟叫内敛, 有一种黑是隐性黑,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高明。



有好的想法，我随时出来搞行为艺术。

上个世纪90年代，张洄“对自己狠一点”的创作方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以自己的肉身作为媒介，做了很多让人触目惊心的作品。那时候的张洄，视艺术为生命，为艺术牺牲没尺度，“不管你是我的亲人还是朋友，只要阻碍我搞艺术，我就跟你掰。”

H：你怎么看现在和原来的自己？是否如外界所说，个性有变温和？

Z：变化是一定有的，身体在变化，阅历在变化，思想在变，认识的角度，对问题尺度、高度的把握都在变，但这些都是表层的东西，我做的东西始终呈现的是我的人性。年轻的时候，我的表现是艺术就是全部，是我的生命，谁阻止我做艺术我就跟谁过不去。现在，我做作品还是有股子拙劲，但能够考虑到周围的人，所以身体和艺术的关系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这不能说我不用身体表达就不是我自己了。

H：以前你做了很多不错的行为艺术，是和年龄有关吗？现在是否还有做行为艺术的冲动？

Z：只要有好的想法，我就会随时出来，也可能到90多岁才出来。你想想，一个做了一辈子的老艺术家，等到90多、100岁时又做起年轻时做的行为艺术来了，那太感人了！

H：你心目中好艺术的标准是什么？

Z：一件艺术品，尤其是今天，如果你一看，眼睛都停不住，那这个作品对你就没有吸引力，没有让你产生跟它互动的愿望，或者说没有让你纠结进去，打动你，让你有更多的思考，那它就做得不够。为什么同样都是一件雕塑、一幅画，却有这样的区别，它里面还是有本质的东西。你的东西是不是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不是真正在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或者说你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具有差异性？是不是提出了一个大家共同的想解决的问题？如果都没有，那就没有价值。

H：这次的展览主题是向孔子提问，是很巧妙的方式，也给大家一个很开放式的讨论。你怎么看孔子的智慧在当下的意义？

Z：对于孔子，我一方面尊敬，一方面怀疑。儒家文化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是特别特别有用的，但它同时又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理想，是无用的。我去问孔子：“世界变成这样了，怎么办？”其实是无解的，谁都无解，但我也希望得到答案。

H：我们希望世界变好，所以才想要得到答案，但这个世界会好吗？

Z：我们希望它好，但最终是不幸的，是一个灾难的、倒退的、回到原初的结果。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动物，我们上学的第一堂课就讲：人是一种高级动物。我觉得高级动物和低级动物，其实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动物所具备的这种属性就导致了明天我们不会很好。

H：你的作品体量非常大，这是视觉上的考虑，还是想要加强发声？

Z：我觉得主要还是我内心的尺度决定作品的体量。其实我真正的尺度是在浦东对面的对外经贸大厦旁边做一个比它还大的全身孔子像，超写实，会讲话，会机械动作，问“他”一些自己不懂的事，“他”可以告诉你，当然，这里面也可以是一个酒店或者办公区，只要外形是孔子，如果机缘、资源都成熟，我真的要这样做一个作品，那多有意思啊！

我不是一个纠结的人，我是个不靠谱的人。

现在的张洄，不再采用那种自虐式的创作方式，但是作品依然不走常规路线。其实当年那个充满野心、疯狂，甚至胆大妄为的青年一直没有离开。聊到兴起之时，他便显露出那部分已被隐藏起来的黑色DNA。

H：当你的创作方式不被别人理解时，怎么去判断这件事要不要坚持下来？

Z：我从不希望别人理解，不做这种希望。我坚持，是因为我认为能行；放弃，肯定也是自己觉得这事儿行不通了。

H：你是一个坚定的人吗？在艺术这条路上是否动摇过？

Z：算是坚定的人，但也产生过放弃艺术的想法，这和坚不坚定无关。大学毕业时赶上“南下热”，当时心静不下来，就想南下去淘金。大学毕业后，我去服装厂应聘厂长，人家问：“你23岁有什么资历来做我们的厂长？”我说：“我就想做你们的厂长。”当时也觉得艺术没前途。后来瞎折腾了两年，觉得好像还是只有艺术属于自己，就跑到北京学习。在北京待了七、八年的时间，又坚持不住了，这艺术太难了，做这么多年，都没有人买画，光靠让别人施舍给自己一顿饭，白活了。

H：想放弃主要是迫于经济上的压力吧？

Z：不只是经济，当所有的现实的问题都摆在你面前，你会怀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艺术。给你那么长时间了，你天天在做，到底是真做还是假做也搞不清楚，乱七八糟过了那么多年，也没做明白。所以我后来去了美国，想换个环境看看有没有出路。到了今天，好像做得还不错，但有时候参加开幕式，我忽然就觉得自己像个耍猴的，或者是一个被耍的猴子，这种状态活着有多大意义？花整个人生在做艺术有多大的效果？真的能改变什么吗？最后我想，我就是个失败的、巨大的艺术的奴隶，制造这么多没用的东西。

H：艺术不能用金钱衡量，其他行业或许能通过完成实际的项目得到存在感。

Z：对。比如说乔布斯，他改变了今天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影响了人类的进程；本拉登，他让整个世界或者说是欧美世界重新认识自己、思考自己。我们不评价它是坏事还是好事，是进步还是进步，它都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精神作用、社会作用。但艺术就太微乎其微了，力量太小。

H：如果给你第二次选择，你会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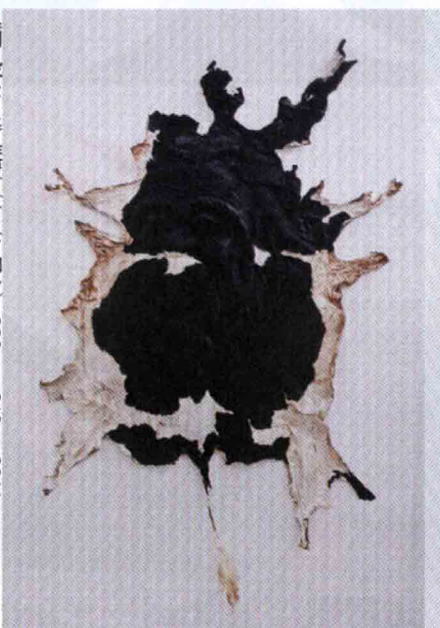
Z：要有第二次选择，就竞选美国总统或者国家主席。如果我今年20岁，一定要去最艰苦的地方，从一个村委书记、村长开始做起，一步一步改变这个村庄的面貌，改变这个县的经济，提高当地人的生活质量，给他们带来新的产业。我相信像我做艺术投入这么多年，我要是从一个村庄做起的话，现在也能是一个地市级书记，能做得不错。但是现在too late。

H：做艺术也可以把圈子扩大。2009年，你为歌剧《塞魅丽》做了总导演和舞美总监，就把艺术介入到了其他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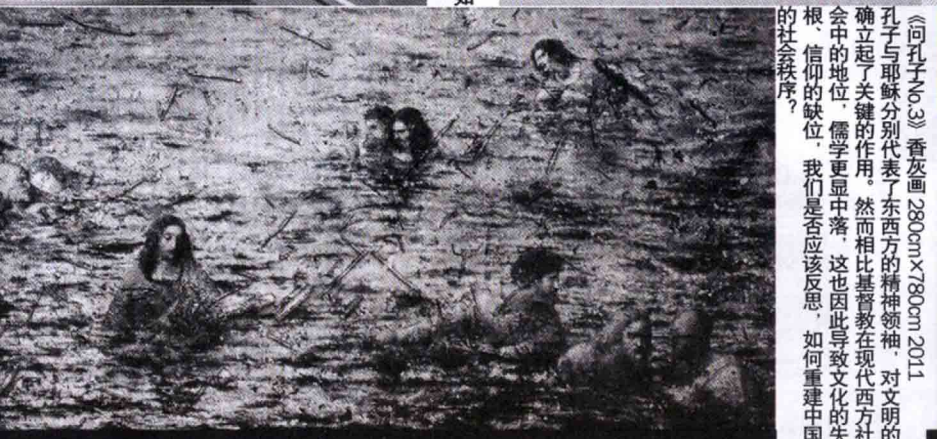
Z：对，我一直认为不靠谱才能做出好东西。我不是一个纠结的人，我是一个不靠谱的人，尤其在艺术上是一个不靠谱的人。我觉得文艺经过了这么多年，到了一个极端化的时候，自身的发展有点停滞，这时候往两边一看，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和启发，这就开始了跨界。跨界确实能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我没有想法的时候，也是去做一些和艺术没关系的事情，比如去养马场、中药城、大草原，让身心走到更远的地方，把这些经验，一路感触最深的东西潜移默化地用到作品里。



《向孔子》装置（牛皮、铜条）330cmx210cm 2011
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礼数之式微，道德之崩塌，精神之无所皈依，我们要如何重建理性的价值体系？能否从孔子的思想出发，汲取智慧，重获信念？



做艺术家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胡思乱想、随心所欲。
多年的艺术创作，你最大的收获是？有饭吃了！
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太棒了！也太糟糕了！我经常会出现糟糕的作品，但这些作品是不能拿出来的，我会把它们销毁掉。
你认为一件作品要拥有持久的魅力该具有怎样的特点？它是这个时代人们情感的一个聚集的体现。
没有创作想法时，你怎么寻求突破？离艺术越远越好。要想突破，就离开艺术。
你觉得作品最好的归宿是？去它该去的地方，一个真正爱它的地方。
你是否有自己的艺术收藏？Yes，我会收不同的东西，有中国古老的石雕，也有东亚地区与佛有关的铜制品，现在还收当代艺术。
总结你能有今天的成就靠什么？脚踏实地、坚持不懈、一意孤行、越战越勇，是一个不倒翁型的人。
你怎么看艺术家与观众的关系？恋爱关系。他爱这个作品，其实爱的是你，爱的是你的内心世界。
你怎么看艺术家和顾客的关系？可以当作有关系，也可以假装成没关系。很现实！历史上几乎每个艺术都做过“定制作品”，教堂要你定制，政府要你定制，私人要你定制，公司要你定制……不管哪一种定制，其实都是我给你钱，你按我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一种很现实的关系。
你仍不能够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可以控制，但那种吸引力，诱惑常常让你不得不做。
那么你对定制的态度是？可以拒绝，可以接受。会选择来看，看这个客人长得漂亮不漂亮，是不是猛男，还有我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你怎么看宗教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过去是艺术服务于宗教，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生活。今天的艺术是提出各个领域的问题，批判、颠覆，是自画像。



《向孔子》装置（木头、白蚁、玻璃罩、泥土、水）尺寸不一 2011
这是一棵直径2米、长9米的古树树干，也是一个蚁王国生态系统，蚁类有严格的秩序和相互协作的群体性，就像孔子学说中的“礼”，因而得以生生不息。但原始的生存欲望驱动着永不休止的进攻，白蚁不会考虑这个密闭的生态系统中唯一的食物被吞噬后，它们靠什么继续存活，人类是否也是如此。